

葉不人參四煙



中國文學珍本叢書

第一輯 第三十五種

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初版

葉天寥四種

普及本實價三角五分
特印本實價四角五分

編撰者 校點者 主編者 發行者 總經售

葉

阿

施

貝

張

天

蠶

葉

靜

山

寥

英

存

房

蘆

上海總店

廣州支店

南京支店

雲南支店

成都支店

漢口支店

四馬路三二四號

永漢北路一三九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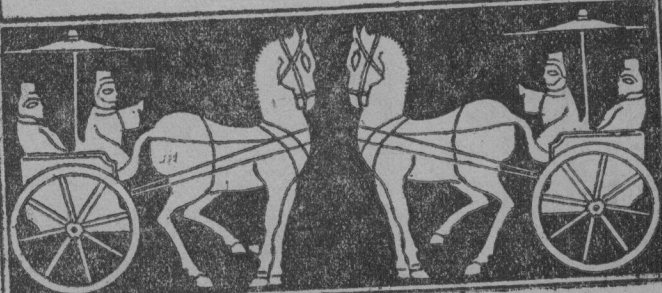
太平路一四八號

土主廟街四十七號

華興街

湖北路

中



序

孔北海云。歲月不居。時節如流。五十之年。忽焉已至。人生一世。真如駃騠馳隙也。然大抵安樂之時少。憂患之時多。豈惟忠臣孝子。剖心泣血。卽保身明哲。其於平夷境會。遇之能幾。余視少年時。猶昨耳。殷憂多故。曾亦屢更。及今老大徒悲。黯然神往。悠悠忽忽。竟不知何以至此。十歲以前。勿論矣。自十一歲。先大夫捐背。迄今四十年來。其間晦明風雨。悲忻得喪。所可爲色舞者幾何。流涕太息者又幾何。歷歷在我目前。而追之已杳。不可得。盡歸於夕陽流水也久矣。故爲子則藐而哭父。晚而哭母。爲父則哭將嫁之女。將婚之子。爲夫則哭婦。爲諸生則藍縷其衿。二十餘載。爲臣則灰隄沙岸。攻金削築。離夫妻子母。而若不敢保其生。爲農則儲瓶之粟。日以匱。先人一二不腆之遺。半爲富人屬券。上之不能高議雲臺之上。分聖主宵旰憂。下之不能翰香墨蠹。昭垂來禩。僅僅張季鷹蒹葭鱸魚。向盜壘閒消遣愁日。而二三年來。日以眼淚洗面。西河其北堂交痛。掌珠與眉案偕傷。撫今憑昔。低徊問影。有一善狀可容自慰者耶。至於雞鳴如晦。羊腸空歎。一劍銜恩。孤琴絕鼓。黃公酒罇之醉。步兵窮途之哭。豈無窶貧之怨。或多兒女之情。簡點生平。悔尤實甚。遽伯玉行年五十。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況我儕歟。爰昉己丑弧辰。迄

茲丁丑。稍爲詮綴。竊附於知非之義焉。李羣玉詩往事隔年如過夢。舊遊回首漫追思。日久情
湮。凝眸而恍憶者。亦什之二三而已矣。庶幾感慨係之。亦聊以記吾過也。崇禎戊寅夏五之望。
天寥道人葉紹袁撰。

自撰年譜

吳江天寥道人葉紹袁撰

余自孀憂多癡。情緒迷離。岑晝長虛。幽更難曙。神傷孤月。思愴繁花。瑤草徒芳。江籬空綠。風蕭結黯。雲漫生愁。往事閒追。每掩蕙茹之涕。餘光堪惜。聊希竹紀之書。其間愉戚悲歡。晦明往復。歲渺渺而云徂。撫懷慷慨。境悠悠以成夢。留想徘徊。回首昔非。敢圖今是。悵披文之恍在。久忝爾於所生。假我何如。修身以俟云爾。

神宗顯皇帝萬曆十七年己丑十一月建丙子二十四日戊辰生。先是十四年丙戌先大夫登南宮。授浙江山陰知縣。錦旋歸省。俄遭先王父艱。至是服除赴補。思得三輔內地。慙棲鳬鳥。故脂車過邁。時卽挈室偕行也。路抵臨清河冰已泐。太宜人誕彌已迫。不能任載。驅之勞。從夙駕之役矣。風塵紛薄。假館居焉。先大夫筮日戒塗。孤旌獨往。羈人旅舍。曉起治裝。適余以寅時生。洗兒甫畢。馬首遂燕。太宜人云。先大夫蓋喜動顏色。忘乎蒼茫之感。離索之懷矣。

齊魯之俗。兒生三日。必艾灸其臍。則終身無寒疾之患。故亦效爲之。不意火氣攻中。

通身如水晶。太宜人日抱以泣。幸善醫者療得無恙。薛文清公初生時亦如此。內明外映。腑臟皆見。人謂之水晶孩兒。余何敢上比昔賢。然文清公父則玉田學博也。文清生於疊舍中。余則生二月而後至彼耳。

十八年庚寅二歲。先大夫於十二月已。補薊州玉田縣知縣。古藍田陽雍伯種玉處也。低徊霸烈。則昭王之墓在焉。盱眙仙蹤。則無終之竈存焉。先是袁司馬公卜居湖渚。煙波相望。文壇酒社。日夕共之。及丙戌通籍。同出楊貞復（名起元）太史門下。就令寶坻。又與玉邑繡錯也。先大夫故有四子。俱殤。至是太宜人語曰。吳中風俗。恐子不育者。寄於他姓。恆能長大。我懷此想久矣。今三千里外。舉目爲誰。乃有知己良朋。關山咫尺。豈非天假機緣。弗可失也。會司馬公亦屢有異兆。載徵於夢。故遂決計爲螺贏之負焉。時余生四月也。在寶邑。因名曰寶生。

十九年辛卯三歲。在寶坻。

二十年壬辰四歲。司馬公晉職方主事。尋以遼東贊畫。赴援朝鮮。余在襁褓。隨其內宅南歸。

二十一年癸巳五歲。司馬公出塞。與大將軍李如松不協。喉言官李如華論奏。奪官。左都御史溫公一齋（名純）考功郎中趙忠毅公儕鶴（名南星）疏救不報。司馬公旣賦歸來。

移居新築。地名趙田。去余家十五里。

二十二年甲午。六歲。在趙田。六月就外塾。

二十三年乙未。七歲。

二十四年丙申。八歲。嬰疾幾危。猶憶日下春矣。此身如在茫茫銀海中。蒼煙白霧。躡空而行。忽有瀑布飛湍。砰激我身甚冷。乃驚寤。則一老衲坐牀頭。誦大悲咒。以楊枝水灑我頭上也。燈火熒熒。諸人對泣。已漏下二鼓矣。

二十五年丁酉。九歲。日食之辨。雖謝子琰。天悟之慧。妄希平叔。時黃宮詹葵陽（名洪憲）馮祭酒具區（名夢禎）董宗伯玄宰（名其昌）凡過司馬公家。無不歎愛者。幾有追步惠連之賞。余時雖小。今猶能憶之。然名賢鴻鑒如許。負之深矣。可勝自愧。

二十六年戊戌。十歲。先是顧忠文公涇陽（名憲成）首銓曹。先大夫鄉試同門。至厚雅也。秩滿。擬以先大夫代之。先大夫堅辭。故僅晉司空署中。是年以虞衡員外郎爲丹陽姜宗伯（名寶）蒞視襄事。棠暄冀北。徒留崔沔。虞曹。花粲江南。僅發張衡隴樹。於役旣竣。暫返里門。爲余求燕婉之匹。得沈宛君。委禽焉。憲副懋所公女也。（公諱統）庚寅二月十六日生。年九歲矣。蔡女知絃。由來比慧。甄妃弄筆。正值齊年。十一月余歸家。先大夫命以今名。不忘德也。

二十七年己亥十一歲。先大夫升貴州提學僉事。天遙羅甸。地絕牂牁。龍標之悲涼而偃薄。青蓮之慷慨而迴翔也。祖母崦嵫夕影。徘徊縈念。於是解組謝時。築隄湖上。隄植垂柳。穠桃海棠。芙蓉俱各數十本。蓮蕖激灩。滿湖渚閒。春波載酒。夜月流觴。坐看紅藥飛綠草。而成茵閒聽黃鶯喚白鷗。以點水終焉之志。於斯足矣。亡何天降鞠凶。遭逢虐厲。自夏徂秋。河魚疾作。芎藭虛御濕之用。菖蒲竭蔭年之術。八月十二日。奄然捐背。余自歸家。未盈一載。遽遭此慘。尙忍言哉。時先大夫止四十二耳。郭有道人倫之鑒。遂盡此年。仲長統樂志之風。僅多一算。泣寡嫠於霜幃。號藐藐於雪幙。易簀之後。貧無爲殮。秋粒將登。不能待刈。賣田供費而已。

二十八年庚子十二歲。緹琯之後。始肄操觚。歲行暮矣。僅成數作。有又反之文云。以宗子爾迴車廷寢。曰得返舊宮。以冢君而鎮撫海服。曰得還舊物。以中外而快觀新主。曰得瞻舊德。以臣民而共承新命。曰得事舊君。初學有此。見者異之。以爲必當早成。而偃蹇不偶。至三十餘歲始獲解褐。故知名之遲速不論也。

二十九年辛丑十三歲。自先大夫亡後。淒涼萬狀。太宜人對秋風而掩泣。觀明月以摧神。寡婦孤兒。杜門苦守。幸矣。強宗悍族。橫加刀俎。疇昔微潤微澤。霑餘瀝。青松示心。白水旌信者。靡不操戈樹難。戎首興仇。豈止繡帳猶懸而客去。墳草未宿而賓絕哉。婦翁沈懋所。又以首

藉片席遠在中都。惟司馬公敦故人之誼。恤孤子之哀。我族人無賴之尤。卽曲詆而毒噬之。當年郎署已老馮唐。舊日將軍誰知李廣。生死交情。徒隕翟公淚耳。時令吾邑者。爲西川劉勿所先生。非藉仁人力垂惠庇。家門殄瘁。有今日歟。惜乎哲人云亡。金玉已遐。未賦謝朓之酬。僅一附章泓之哭也。（先生名時俊。由吾邑令歷官太僕卿。二子潛登進士。泌西川解元。女文玉。以詩文著名蜀中。）

三十年壬寅。十四歲。孤焚之家。未諳禮制。不知二十七月也。迄是秋八月十二日。三週足矣。始爲告除靈帷。更去縞素。三載几筵。依依朝夕。忽焉座虛位撤。幙捲牀空。恍惚之間。音容益邈。母子相抱。悲不自勝。是夜淡月流天。花影橫地。冷露無聲。西風初響。僧歸人散。一鐙熒然。淒涼景況。今猶如在也。

三十一年癸卯。十五歲。芄艾之佩。初試於邑。邑侯劉勿所先生。學博蔣笠澤先生。（名弘憲。宜興人。）召面試焉。試題古之人古之人。文成共相擊節。中郎之歎元瑜。步兵之賞濬冲矣。惜稿已失去。兩先生月旦。徒付子虛耳。六月采芹於泮。方朔之年。未能學劍。舒祺之歲。僅補黑衣。是年識管東溟先生。闕黨之訓。受教多矣。

三十二年甲辰。十六歲。讀書司馬公家。識于中甫先生。先生名高天下。登龍御者。羨李司

隸之威儀。歎鴻冥者。想謝太傅之風采。獨余生初卅之童。先生品以公望之目。嗚呼。德輝邈矣。典型不再。碑餘北海之門。淚灑西州之路。是時余亦自謂流鶯初羽。卽嚙芳林。乳燕能飛。早開金箔。而乃沈淪玄草。寥落青衿。陶弘景云。我年三十六。方奉朝請。昔人感懷遲暮之年。是余聞喜曲江之日。掛額卑名。低眉冷署。不甚愧高賢朗鑒。先哲隆藻。撫今追昔。可勝慨然。是秋七月。迄於九月。一疾甚危。幾乎不起。雖同趙岐之困。終幸摯虞之瘳。

三十三年乙巳。十七歲。夏間祖母疾亟。遂於六月二十七日賦迨冰之什。內人窈窕方茂。玉質始盛。令姿淑德。初來王湛之家。覽鏡操琴。遂似秦嘉之婦。太宜人數載愁懷。斯焉開色矣。是年仍讀書司馬公家。以宴爾暫歸。九月。祖母吳太孺人卒。

三十四年丙午。十八歲。同袁若思。金浮弋。一名元嘉。丁未進士。讀書家廬。七月。袁司馬公卒。天墜德星。人歸間氣。經頽洙泗。學罷扶風。若思旣歸。讀禮。余亦不復爲秣陵之遊矣。是年識高忠憲公。

三十五年丁未。十九歲。與陳賁聞。一名山毓。戊午。浙江解元。發交。一名龍正崇。禎甲戌進士。閉帷若思家中。丁縝所年伯。過趙田。殊蒙賞識。余有一好友。素密。然奇貧。數椽已賣與人。父母婦子。卽時露處矣。迫甚。謀於親友。安能如所望。余曰。若所需將幾何。曰。非四十金不可。

一時何所措辦乎。余不敢請之太宜人。止以語內人沈宛君。內人曰。好友而不周其急。非誼也。婦翁苜蓿冷淡。無一嫁奩。僅僅隨常釵釧。縞綦衣服。內人卽立脫之。鬻四十金與余。遂與買屋一家。獲有榦止之樂。此丁未正月也。內人時年十八。卽能好義如此。今亡矣。誰與余爲善乎。何能不泣下霑衿也。

三十六年戊申。二十歲。同張九服（名嶠。天啓丁卯舉人）修業家中。季若時年十五。從焉。是年大水。自二月雨迄於五月。至十八日一望無際。歟然巨浸矣。幾類瓠子之決。有同晉陽之炊。余家僅浮岸而止。諸族人家。則水入階除間。飲食臥起。必在層几疊牀之上。真有下者爲巢之景焉。然民不生心。人無亂志。蓋儲畜殷而征賦緩也。一二先疇。迄無半粒。先太宜人念族中咨暑雨而歎無食。雖家罕餘粟。量人周給。猶可旦暮。自一石至五斗止。令各得一飽焉。故年來卹族有例。自吾母始也。今余雖宦海浮沈。十有餘載。北門交謫。簞憂日深。其不能自振也久矣。而能賑人乎。先太宜人方幸賙族爲惠。而先妣母查夫人時亦嫠居（平湖馮家巨室也）。念余家陽侯之虐。必以乏米爲憂。載五十石餽之。太宜人弗受也。返之復來。太宜人必堅卻之。慈幃清德。固不減陶士行之母。而妣母觀天行異沴。卽憫念百里外之孤甥。人情豈易及耶。追思可以泣下。與先太宜人實女中兩丈夫矣。

三十七年己酉二十一歲。仍偕九服共事。秋風之飈。復鍛不飛。歸哭嗣母袁太夫人。雖離裏屬毛。有殊坼副。而劬勞之德。寧異罔極哉。若思以己意撥田一百畝授余。余曰。庇撫育恩深矣。異姓而敢受田乎。若思曰。非也。君家太夫人。平昔贈遺。實有數百金之惠在。余曰。雖然。正以作謝耳。非遺之爲買田資者也。畢竟返之。

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二歲。九服謝去。獨閉荒荆。蕭館寥寂。六月長女純純生（字昭齊）。初生之女。寶於夜光。卽許字若思第三子。咸謂世執契雅。復締潘楊。爲一時美譚。詎知天壤之恨。自斯隕玉也。

三十九年辛亥二十三歲。同若思擔笈陳賁。聞發交之別墅。在汾湖南四五里。環墅皆水也。淼岸低天。澄波漾月。左控菱芡之陂。右接蓮蕖之渚。草堂竹隴。好友論文。固一樂耳。會有試事。秋初各散。歸與季若共肄松關。卽今秦齋也。時當重九之夕。斜月半西。涼風入戶。征鴻微唳。四無人聲。余與季若篝鐙對卷。夜景初闌。太宜人命小婢持一壺酒。數杵菜羹。佐我兩人倦色。舉時義之汰餘者。焚地爲鑪。烘酒快飲。同牀而睡。夢境恬夷。自秋徂冬。講論不輟。則壺觴內夜。亦率以爲常。時季若未婚也。曩時相聚景情。回首如昨。松濤欲響。拂拂親人。忽已二十七年矣。十二月試於崑山。歲聿云暮。雨雪其霏。提學御史楚中熊芝岡先生（諱廷弼）軫念嚴寒。列

設火鑪數十具於士子坐次。當時口碑歡誦如天比崇。卽此是大經世才也。嗚呼。能無江州浮鳩之歎哉。

四十年壬子二十四歲。正月二日。卽往崑山。候發案。名在二等。六月入南都。季若往句曲就遺才試。亦至都下。共居河房。季若夢至一公廨。意似棘院也。榜云鄂韓堂。卽以語余。當必兩人偕登之兆。迨又更一紀甲子。始驗奇矣。熊公董飭諸士。毋得歸家。虛筭簞盛事。遂得徧遊鳳凰臺。石頭城。燕子磯。今亦不能盡憶矣。是年詞林徵俞旨甚晚。八月二十後。始得竣役。重陽之又二日。闔鎖啓焉。夜與陳發交德榮（名國華乙卯舉人）德玄（名重華崇禎戊辰進士）相佇俟之。金泥帖滿。徒傳香散新蟾。玉筍班高。仍作社歸舊燕。四人相對歎歔。泣別而已。

四十一年癸丑二十五歲。四月。次女小純生（字蕙綢）

四十二年甲寅二十六歲。邑侯魏華山先生（名士前楚人）初得余文。以爲國士無雙。而薦剡旁午。獨余闕然。遂置第十八。雲間司理吳茲勉先生（名之甲江右人）觀風初亦卿子冠軍矣。卒爲大力者負之。列在第五。然固余兩知己也。八月二十九日。長子世倅生。次日爲九月朔。羣從兄弟以余初熊之慶。錯然履賀。稽留燕洽。交相歡甚也。至夜太宜人被肱探之警矣。掌珠無色。湯餅索然。竭三冬之力。以事赭衣綵綬之緝。而桂澤之蒲。終不可問。

四十三年乙卯二十七歲。春試擯落。魏邑侯深爲嗟歎。扼腕久之。六月試於江陰。七月初歸。聞好友沈穉聲岱遊之間。歎悼不能已。因以次女許嫁其次子永楨。楨年五歲矣。素車白馬。無忘故日之情。清酒烏羊。敢惜異時之陋。八月闈中之卷。卽在魏房先生塗勒棄焉。先生歸語余曰。此正平生漫說古戰場。到眼空迷日五色也。夫得失非小。遲速有定。君山鰲漸羽於高雲。敬通摧迅。翻於風穴。豈非命哉。是知豐城拭劍。會當出匣之年。柯亭賞竹。自因奏響之日。不然綾梭卽巧。誰爲白首之知。齏齏未完。豈發朱衣之夢。

四十四年丙辰二十八歲。三月初八日。三女小鸞生。字瓊章。家貧乏乳。方四月過育舅沈君庸家。始母張倩倩撫之。女固天才。亦韋幔之教多也。

四十五年丁巳二十九歲。秋杪內人歸寧。余居家中西風蕭蕭。獨處書室。於時十月朔矣。忽患兩脅作楚。夜不能寐。痛昏昏然。夢至一所。景光慘黯。街巷寂寥。如天色將曙。而晨旭未升者。道無行人。閤門盡閉。但有誦彌陀聲。叢叢入耳。比屋皆然。余心訝之。忽見一老父杖筇而來。余問曰。此間人何梵唄之早也。答曰。彼欲求託生耳。余肅然曰。若言託生。此豈冥府耶。老父笑曰。子以爲非是乎。余驚恐莫措。私念必求觀音大士。方能有濟。卽發想間。身已在支硎山麓矣。淒晦之景。猶然如故。捫蘿而登。迫思慈覆。方在焦皇。又值貴人傳呼。前至先以二旗。旗上各書

甲子二字。余徬徨。且又悶甚也。躡避巖石間。貴人在輿中問曰。何爲有生人氣。命前騶緝之。余不得已出見。自通姓名。具言所以。瞻禮大士之故。貴人乃下輿。與余揖曰。不必恐也。爾故我門生。異日爾功名富貴。一似我方。將以余爲舉主焉。又何虞乎。語訖。仍上輿去。余乃驚寤。病數日而瘥。迨越六年甲子。始獲偕公車。亦異矣。然兩大座師。一登元揆。一宮保宗伯。已不敢望。房考爲長興王座師。名繼廉。今余已決不爲小草出矣。安能相似哉。

四十六年戊午。三十歲。三月初九日。次子世儒生。四月試阨於府。邑侯霍鍾西先生。義形於色。發憤薦援。心力交盡。不能窺柏廷片地數也。霍公一世高才。神明著望。晚節以北人輿近。不無功名躁進之心。遂絀吏議。可惜也。夫秋入白下。又復報罷。長于風冷。江上人歸。細雨征颿。蘆花無語。作小詞自遣。有雞聲溼徧青衫袖之句。內人見之。慘然曰。又非酉年佳讖。余沈吟良久。曰。未必在此。後竟果然。

四十七年己未。三十一歲。七月初二日。三子世倬生。婦翁沈懋所自丁巳挂冠。隱居硯石山中。先生不出山。余輩則常過候之。九月。余復至山偶談。次先生云。古人行己清濁之間。此言非也。清不可以兼濁。濁不可以兼清。貪廉界限。直自審才術何如耳。自審才足以貪。不妨於取。旣取矣。瑣瑣屑屑。畏首畏尾。徒汙名耳。不取則已。取必萬計。歸而選聲而聽。列鼎而食。亦是太

丈夫豪舉之事。如才不足以貪也。卽劉寵之一大錢。亦不可取。寧使妻子噉飢號寒。掉頭不顧。堅守苦節耳。我自料才非貪才。故貧況至此。汝後日儻列進賢。當以我言衡焉。余私念向以先生爲枯槁寂寞人也。其雄心若爾。眞明鑒定力哉。今余自揣才更不如先生。安敢爲取。北門交謫。每日攢眉。然先生往矣。所云堅守苦節。固不致負此雅訓也。

四十八年。泰昌元年。庚申。三十二歲。家有不腆之田。先世以來久矣。佃戶頻年負租。余將遣焉。其人調知老而且惡。見余青衿無色。拓落不振。詭名戍籍。反噬余佔其故產。從屯田御史訟發吾邑。令吾邑者爲璫子曹欽程。遂以余爲奇貨。而索厚賄。許平折焉。余謝弗應。然理固不能奪余。快快已耳。亡何。米穀踴貴。官糶之說起矣。欽程私喜。可以中余。以余名冠冊首。周閣學念昔先生（名道登）知之。亟語之曰。其先大夫雖宦清德在人。人皆知其貧士。又負文章名。奈何與賈人子素封鄉豪同操此役。固必不可。欽程不得已。議遂寢。余受閣學知己之感。不敢忘。邑中受派官糶者。無不破家喪生。村號墟哭。欽程乃始揚揚得意。其惡亘千古如此。璫敗。司寇議大辟焉。趙威后有言。何爲至今不殺乎。吳民拭目望此耳。八月二十五日。四子世侗生。

天啓元年辛酉。三十三歲。科試二等。秋風蕭蕭。江波渺渺。秦淮桃葉。涼月如規。又一往返矣。愁看芳草。嘗題錢起之詩。泣對歸雲。又慨孟郊之句。監臨御史王公（名允成山右人）吏

呼至余名。詔曰：而乃吳江子衿耶？余曰：然。原籍在焉。曰：然則袁生儼來乎？余對在嘉善。歎曰：我知子二人久矣。胡爲至今未售乎？故事領首者，必立於旁，以俟名竣最殿而入。余退，卽顧首問曰：葉生平，昔下帷歟？得無驚虛名，而荒實學故也？首乃極言余攻苦力學。邑所素重，公太息曰：若爾，天何久困之哉？書奏，又復泣玉。我深負公矣。迨甲子徵公車，而公已去位，不及一展謁也。識之以志知己之感。

二年壬戌，三十四歲。正月，婦翁沈公懋所卒。是年，余負笈華林光祿卿茅五芝先生家。（名瑞徵）先生仲子廉夫，受經於余，高才自豪，余亦快許。越二年而天。惜哉！時廟堂之議，左袒遼撫王化貞，反欲文致熊廷弼，坐以逃律。先生義形於色，謂余曰：朝廷處分如此，何以恢遼？何以服天下人心？我在職方數年，深諳典故，凡封疆功罪，皆撫臣重而經臣輕也。賞罰因之，祖宗制度，奈何輒變亂之乎？余至今思先生言，旣虛且公，又識大體，三復不敢忘。

三年癸亥，三十五歲。館於爛溪周家。君謨仲烈，二惠競爽，其下二季從焉。季若館周仲仁家，俱從昆季也。相去可十里，越數日，必一相過從，論文攷業，共賞奇以析疑，輒披襟而解頤也。已而主人具尊酒，佐攷論之疲。賓主錯坐，陸博迭進，呼盧浮白，雄談高辯，大笑爲樂。日午舉觴，張鐙而散。季若主人有盆梅百種，開時芳香盈室，池沼荷花，尤爲廣盛。余館中杜鵑花高二三